2026.11.9 星期一
主编｜侯赛 版式｜杨千懿 检校｜李彪 蔡法
海南日报

『乡树』望归

■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子豪 王泽宇 高懿

编者按

一棵“乡树”载乡愁。它们既是岁月沉淀的生态瑰宝，也是镌刻着乡情、见证乡土变迁的文化密码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走进海南乡野，寻访承载乡愁记忆的海南“乡树”。



东方新龙镇龙卧村的千年酸豆树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泽宇 摄

三千余株雨树 织就『绿色拱廊』

开车驶入琼海市中原镇镇墟，车窗外的燥热瞬间被一抹浓绿抚平。道路两侧，粗壮的雨树拔地而起，宽阔如巨伞的树冠在半空中交相合拢，织就一条绵延数公里的“绿色拱廊”。

中原镇是著名侨乡，这些被称为“藤萝雨树”的南洋乔木，不仅是中原镇最醒目的生态名片，更是一封封大地上的绿色“侨批”。

雨树原产南美，在高温多雨的东南亚广泛栽种。因其叶片有感夜性，阴雨天、傍晚闭合，夜间凝结水汽，日间展叶时水珠滴落，雨树之名由此而来。

这抹浓郁的南洋绿意是如何跨越重洋落户琼海中原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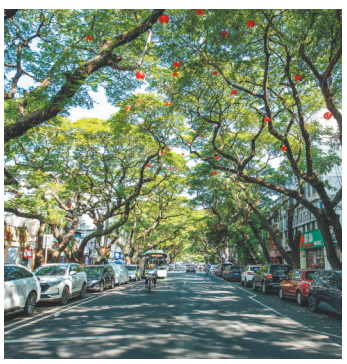
时针拨回1982年。旅居马来西亚的华侨王可茂、王可方兄弟返乡祭祖时，特意带回了20株雨树幼苗，分给镇上的居民栽种。起初，街坊邻里对这种没见过的洋树苗不以为意。王氏兄弟便挨家挨户耐心解释：“这雨树在南洋象征着守护、包容与家宅兴旺，长大后树冠像把大伞能遮阴挡雨，寿命可达数百年。我们带这批树苗回来，就是想给家乡留下一片福荫。”

被侨胞的一片赤诚打动，大家刚开始用木条围护，后来焊起铁管支架固定。短短三年后，20株雨树便枝繁叶茂。

看到雨树如此契合侨乡水土，时任镇领导马业桐萌生了用雨树绿化全镇的念头。大家兵分三路四处寻苗，几经周折从嘉积、长坡等地筹集到1000株树苗，沿着镇区主干街道栽种。此后的数十年里，“一任接着一任种”成了中原镇不成文的传统。2013年，当地再次引进2000株雨树苗，将种植范围从高速公路出口便道延伸至九曲江中学，成为绵延数公里的“绿色拱廊”。

树长成了林，也长进了海内外中原人的心坎里。有一年，祖籍中原镇排沟村的新加坡华侨黎仲汝首次返乡省亲，漫步在绿荫蔽日的长街上，老人仰望着熟悉的树冠眼眶湿润：“我以为只有下南洋才能见到这种树，没想到故乡也有这么壮观的雨树林！”

如今，在老街改造与道路拓宽中，中原镇始终坚持“宁绕道、不砍树”，并成立护树小组定期巡查养护。侨批纸短，雨树情长，这抹由华侨带回树苗、乡亲们合力守护的南洋浓荫，早已化作中原小镇的生态底色。



琼海市中原镇镇墟主干道两旁的雨树。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

千年『酸豆王』 一缕酸香寄乡愁

东方市新龙镇龙卧村的巷子深处，一株参天古树挤在民居之间，静静伫立了1500余年。在晴热少雨的琼西大地，酸豆树是扎根于此的原生乡土树种，它们耐烈日、抗海风，而这一棵“酸豆王”，是海南目前已知树龄最大的酸豆古树。

浓荫之下，几位老人搬来木凳闲坐，蒲扇慢悠悠摇着，家长里短伴着风声散开。眼下并非酸豆成熟的时节，枝上不见棕褐色果荚，只余满树青翠，风穿过细密叶隙沙沙作响。

龙卧村的名字藏着悠远的传说。相传古时一龙随海潮栖于村前深潭，从闽粤渡海而来的先民，相中这块卧龙福地落脚扎根，龙卧、龙佑两村比邻相伴，世代在此繁衍生息，而这株“酸豆王”，在先民到来之前，便已扎根，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烟火。

“酸豆王”体量惊人，树围8.2米，要六七人挽手才能合围；树高约25米，东西、南北冠幅接近38米。粗糙的树皮沟壑纵横，皲裂的纹路里，藏着千百年晴雨交替的印记。它的根系生命力强悍，据本地村民介绍，20世纪80年代，有村民在距离古树一百多米外建房，挖出它直径20厘米的侧根，庞大的根脉在地下四处延展，牢牢托住一方水土。

“酸豆王”树干根部紧贴旁边村民家里的灶台，往日灶台的烟火，炙烤根系，曾给树带来不小隐患。对此，当地有关部门没有简单地把村民迁走，而是因地制宜，在树根与灶台之间搭起一道防护隔断，隔开灼热烟气，守住古树生机，又完整保留村民生火做饭的日常。烟火照常升腾，古树安稳生长，人和树就这样温和共处。

在村民老曾的记忆里，这棵树贯穿了祖孙三代的时光。儿时，他和伙伴们在树下追逐嬉戏、伏石写作业，等荚果成熟，便弯腰捡拾掉落的酸豆，剥开褐壳品尝，果肉酸中微甜，是贫苦年月里难得的零食。本地人习惯称酸豆为酸梅，这一口独特的酸香，是刻在味蕾上的乡愁。

不少龙卧村的游子漂泊在外，常常被一口酸豆勾起乡愁。舌尖漫开熟悉的酸香，巷子、炊烟、树荫下闲谈的乡邻，连同琼西明亮滚烫的阳光，一下子浮现在眼前。

沉香母子树下 一个村庄的守望与新生

清晨的澄迈县加乐镇常树村，薄雾还未散尽，香炉岭下一棵三百年历史的白木沉香古树已经醒了。

“这棵树，是咱村的魂。”常树村党支部书记王锦章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干说。在山坳里，村中老人们总念叨：“前几年咱村什么像样的产业都没有，地里就种点槟榔，年轻人都往外跑。”

可如今，走在村里的土路上，闻着飘来的沉香木清香，看着田埂上忙碌的乡亲们，处处洋溢着希望。

转机，就藏在村口这棵沉香古树里。

树皮皲裂如老人手背，树心受伤后析出黑褐色的香脂，这是目前海南已发现较古老的一棵沉香树。再往村里走，十来棵百年沉香树错落分布，形成一片珍贵的古树群。

“以前哪懂这是金疙瘩？砍了烧火都嫌烟大。”王锦章笑道。如今，古树周围建起了“香王广场”，村里正依托古树资源打造沉香古树公园，发展文旅产业。这棵沉香古树的旁边还有一棵矮一些的沉香古树，村中老人将这一高一低的沉香古树唤作“母子树”，母树扎根百年，子树依偎其旁，像母亲牵着孩子，守着这片土地。

古树有了身份，产业也跟着有了“根”。

村里的常树沉香加工厂里，闲置的老校舍被改造成加工车间，前院是粗加工区，村民们围着竹筐，用特制小刨子剥沉香木皮，动作麻利；后院的熏香制品车间里，工人正将粉碎的沉香末装进棉纸筒，成排的线香在架子上阴干；最里头的精油提炼设备嗡嗡作响，透明的冷凝管里不时滴下琥珀色的精油。

“这里的所有材料都能创造价值。”海南省常树种养开发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王大史说。他是土生土长的加乐人，年轻时也曾外出打工，“后来听说家里沉香产业发展起来了，就回来了。”他拿起一小块沉香木，凑近鼻子闻了闻，“海南自古以沉香闻名，不少游子离家时，会带上一小块家乡沉香或是沉香手串，一嗅沉香醇厚的香气，便想起故土。”

这句话，道出了沉香在海南人心中的分量。它不只是香料，更是乡愁的载体。

“古树是不可复制的文化IP，既能吸引游客，又能为沉香产品赋予文化附加值。”加乐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，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，当地正推动沉香产品出口，让“澄迈香”走向更广阔的市场。

傍晚时分，夕阳为古树镀上一层金边。几位老人坐在树下闲聊，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嬉戏。空气中那缕沉香的气息愈发醇厚，仿佛穿越了三百年时光，从树的年轮里缓缓渗出。



澄迈县加乐镇常树村的母子沉香古树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懿 摄